

爱周刊“情感倾诉”热线:13675161789

欢迎讲述你的爱情,我们用心记录发生在这座城市里的动人故事。倾诉联系方式以本报公布为准。
QQ:2118955361



主持人:乐媛,80后

说出你的故事、倾听你的声音,生活没有想象中的好,也没有想象中的坏。

城|市|故|事

是谁导演这场戏

倾诉人:秀仪
时间:3月28日
方式:QQ聊天
记录:爱周刊记者 乐媛
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本故事已在细节上做技术处理,文中人物皆为化名,请勿对号入座

人物:秀仪 震刚 玉洁 子琼
关键词:相亲 闺蜜 吃饭
主题:我妈的猜测不是没有可能,但如果震刚真摸了玉洁的头发,就是人品问题,我们就真的玩完了。



漫画 付业兴

倾诉人:童菲
时间:3月27日
方式:电话连线
记录:爱周刊记者 乐媛
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本故事已在细节上做技术处理,文中人物皆为化名,请勿对号入座

人物:童菲 柏磊 丛宁
关键词:初恋 相亲 结婚
主题:旧爱这个词特别刺耳,难道在柏磊心里,我早已是旧爱了。

老妈的敌意

跟玉洁聊得火热

吃完饭,我和玉洁、子琼手挽手走在前面,震刚跟在后面。快到小区门口时,玉洁突然猛地回头,看看我,又看看子琼,笑得很不自然。

玉洁问我,“你刚才有没有抓我头发?”
“有没有搞错。”我甩了下一头的长发,“你有的我也有。”

玉洁又问子琼,“你呢?”
子琼也是一副懒得理人的表情,拎起包就往自己家走。

我们的不屑反而让玉洁一本正经起来,“那应该就是震刚了。”离我们只有一步之遥的震刚成了怀疑的对象。

可是震刚是我的男朋友,即使有什么想法,不也应该冲着我来吗?

玉洁的解释很牵强,“会不会是抓错人了?”又或者“看我头发比较顺。”玉洁下午才做的头发,玫瑰嗜喱的香味还没有散去。

“头发顺的女孩满大街多了去了,难道每个人都要去摸一把,感受一下?”我既生气,又觉得没面子。“分手”两个字脱口而出。

“你别激动。”玉洁一边劝我,一边又吞吞吐吐的样子,“还有件事,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。”

“不该说你就不会提起了。”我让玉洁别婆婆妈妈。脑子里拼命回忆吃饭时的每个细节,想找出哪里有不妥。

“吃饭前,我倒水给你的时候,你没看见。震刚突然过来拿杯子,抓了我的手。”玉洁说,“才第一次见面,这样不太好吧。”

我故作淡定,假装不知情。其实这个画面心塞了我一晚上。那是刚进餐厅的时候,震刚跟玉洁认识还不满5分钟。更让我不舒服的是,震刚整晚都对玉洁很殷勤,只要玉洁讲话,震刚都会把话接过来。而一起去的子琼却被冷落得很明显。我暗示过震刚,还有意制造四个人一起互动的机会。但震刚完全不能领会我的意思,还是跟玉洁聊得火热。

别看我,不是我的

我不知道震刚把菜掉到玉洁的盘子里是不是有意的,也不知道他拿错了筷子是不是因为坐得太近。更搞不懂他不停地讲还有这么多,拼命让大家吃完剩下是什么意思。只知道玉洁说那句话时,他不应该跟自己扯在一起。

吃完饭等买单的时候,玉洁说吃得饱,还摸了摸肚子,“这得有两个月了吧。”

“别看我,不是我的。”震刚的一句话让原本愉快的聊天戛然而止。

“他就是爱开玩笑。”我强颜欢笑,挽救尴尬的局面。玉洁半天不知道说什么,子琼又悄悄拿起筷子,随意地在盘里拨拉几下。

那个时候,我有点后悔。应该早点把我的美女闺蜜团介绍给震刚,让他见见世面。

我跟玉洁、子琼既是发小、邻居,又是闺蜜。背影杀伤力相差无几,都是170cm左右的大长腿,体重都控制在95斤左右。但是,这是个看脸的时代,大脸小眼睛为我减了好多分,而玉洁、子琼却是标准的美女,拍照片

连美颜相机都不用的那种。

从小到大,我都像绿叶一样,陪着两朵鲜花茁壮成长,帮追她们的男生送情书,要号码,顺带着混吃混喝。可这并不影响我们的感情。有好事,她们都不会忘了我,甚至连我的工作,都是玉洁让她爸帮忙安排的。

我们发誓要做一辈子的三姐妹。可是这几年,邻里间传了好多对她们不好的流言。父母亲邻都会提醒我,“离她俩远点,别把你带坏了。”

子琼嫁了个比她大十几岁的二手男。有人说子琼是小三上位,看上的是男人的钱。说玉洁的话更难听,她换男朋友比换衣服都快,这么不自爱,以后谁敢娶。

每次听到这些,我都会狠狠地回击,即使是父母来劝,我也毫不客气。

我也把她当朋友

我妈看我一脸不高兴,“早就让你不要带震刚见她俩,就是不听。”

这样的调调无异于火上浇油,我心烦意乱地回到自己房间。这样的见面已经被我硬生生地推迟了七个月。七个月前,我和震刚相亲认识,那时候玉洁就让我带震刚见她,“以姐妹阅男人无数的经验,帮你把把关。”

说实话,我不是不相信玉洁的眼力,只是我对和震刚的未来太没信心。震刚跟我心目中的人生另一半完全搭不上边。我喜欢的是那种瘦瘦高高、斯文低调的男生。而震刚胖得像大白,十足的嘻哈少年。而且第一次见面,就上演一见钟情、众里寻我千百度的情节,实在是太假了。不合适的理由,我可以找出一大堆,但我妈一个都不能接受,“不试试怎么知道合不合得来呢?”

也许我妈是对的。七个月的相处,我发现震刚没我想象得那么糟糕,虽然他长得浮夸了些,但心还是挺细的。我说公司宿舍没有洗衣机,手都长了冻疮。他当晚就在网上买了台小洗衣机寄给我。我报了名学车,他家人立即把买车的计划提前,说我学完车就可以直接开。楼盘也看了好几家,震刚妈妈说首付由他们出,还贷款也会想办法,我们不会有太大压力。真正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,我才让震刚跟闺蜜们见了面。

我妈听了晚上的事,怀疑是玉洁自导自演故意亲近震刚。“她不是一直都不让你跟震刚好,要给你介绍对象的吗?”

虽然玉洁没跟震刚见过面,但我们交往的过程我都跟玉洁说过。从一开始玉洁就不看好我们,她总是能从我的叙述中发现震刚的问题,“他太滑头,以后你管不了他。”玉洁也一直要给我介绍对象,说人怎么帅,条件怎么好。

我妈的猜测不是没有可能,但如果震刚真摸了玉洁的头发,就是人品问题,我们就真的玩完了。

我打电话给震刚求证,他先是咬定自己没摸,被我逼急了,又说摸一下又怎么样,你们不是关系很好吗?我也把她当朋友。

记者手记:谈恋爱是件很私人的事,不要总找人商量,也不要过分依赖别人的意见。七个月的时间,是能看清楚一些问题的。

开始只是试试

当初跟柏磊分手,主要原因是他家太穷。

大三的那个暑假,我去过柏磊家。他家的房子看起来有点像危房,被周围近几年盖的新房包围,好像是被刻意保护,又好像是被集体嘲笑。

柏磊说房子是他上小学的时候盖的,当时在村上还是挺拉风的。不过盖房子时借的钱到他上完初中才还清。所以开始住的那几年,总有睡在别人家里的感觉。

房子里没有抽水马桶,洗澡也很不方便。其实我是不想过夜的,但碍于面子,只能勉强住一晚,然后找各种理由提前结束行程。柏磊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,用毛巾把凉席擦了又擦,挂上了特意买的新蚊帐,电蚊香也是前一天准备的。

可我还是被蚊子咬得睡不着,想着家里的空调软床,我第一次觉得原来睡个好觉对柏磊来说都是件奢侈的事。电风扇边转出吱扭吱扭的声音,一副累得转不动的样子。柏磊也不停地帮我扇扇子,降温连带赶走蚊子。

我以为他会跟我说点什么,比如让我受委屈了,或者描绘一下美好的未来。可他什么都没说,甚至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,他也只是象征性地拍了拍我的肩膀。

他的沉默反而让我心安,我特别怕柏磊有自卑感,我想安慰他,“其实没有这么差。”柏磊却让我别说话,“这样我才能听到蚊子在哪里叫。”

我说头上好像被咬了个包,柏磊从枕头边拿出清凉油,给我涂上,“再坚持一会。”恰好好处的贴心是柏磊最打动我的地方,也是我周围的男孩子都不具备的优点。

其实,跟柏磊确定恋爱关系前,我也考虑过他家的实际情况。柏磊追我时,也因为我刚进学校就买了一套很贵的音箱犹豫过。试试看是我们最初的想法,只是没想到,一试就试了六年。

明显感到他对我的疏远

这六年里,我跟家人无数次地抗争过。我妈甚至还动过到学校找柏磊的想法,幸好被我中途拦下,条件是答应不再跟柏磊交往。

但我妈毕竟不会天天到学校来查岗,分手的承诺只是一句空谈。这当然也和我妈睁只眼闭只眼有关。

大学一毕业,我妈立即为我开启了相亲模式,公务员、医生、同事儿子的儿子,甚至朋友朋友的儿子。为了让我跟柏磊断了联系,她想尽办法让各种相亲男填满我的空闲时间。

我求我妈给柏磊一次机会。我妈不同意,“他能给你机会吗?他是能买房买车,还是能娶你让你过上好日子?”

别说柏磊,在这个城市,其实有很多男孩都不能仅靠自己的实力就安居乐业,娶妻生子。

“再给柏磊两年的时间。”其实我知道两年改变现状的可能性有多大,除非一夜暴富,或者买彩票中了大奖。这样拖着,只是给这段感情一个缓冲。

这样的缓冲期,我明显能感到柏磊对我的疏远。他频繁地换工作、找工作,甚至连去

外地,都是自己定了,才顺便跟我说一声。

我们可以一周不见面,好几天不打电话。懒得问对方吃饭穿衣之类在之前看来重要得不得了的事。在不多的对话里,唯一能算得上情话的,可能就是“早点睡吧,盖好被”。

柏磊并不知道我跟我妈的那个两年约定。但这并不影响他努力,只是他的努力好像都跟我没关系,他要挣钱买房,他哥要结婚了,在老家盖房子需要钱,他妹妹考上大学了,他也要帮着缴学费。他的计划里全是孤军奋战的冲锋,没有比翼双飞的陪伴。

毕业不到两年,他的月收入就过万了。他出差回南京的时候,急于找人分享这种成就感,于是我应邀吃了顿大餐,我在他那骄傲的眼神里,刷不出一丝存在感。

在他心里我已是旧爱

我妈再给我介绍相亲对象时,我好像不那么反感了。当我意识到这点时,连自己都吓了一跳。

我给柏磊发了微信,“我妈让我去相亲了。”

“你不是一直在相亲吗?”柏磊还加了个坏笑的表情。

相亲的事我都是瞒着柏磊的,他怎么会知道?我有点心虚,他是因为这个才故意疏远我的吗?

“我猜的。”柏磊好像不太忙,直接给我打了电话,“你妈又不是第一天不待见我,如果不给你找新欢,你怎么能忘记旧爱?”

旧爱这个词特别刺耳,难道在柏磊心里,我早已是旧爱了。

我想问个清楚,柏磊说还有事要和客户谈。我听到电话那头有女孩的声音,瞬间就不纠结了。

柏磊向来不会拒绝人,尤其是女人。与其说经济是阻碍我们顺利发展的主要原因,那他身边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小暧昧也同样给不了我安全感。读书时我就知道,有学妹没事就给他打电话,找他帮忙,他从来都不拒绝。他是暖男,但对谁都这么贴心,我也会不开心。

我跟自己说,找个好人就嫁了吧。可是这样的好人我好像总也等不到。过完28岁生日,我妈实在急不过,对相亲对象的要求一降再降,房子我们家有人好,有稳定工作就行。我听见我妈这样跟中间人说。

丛宁是别人推荐的人选,人好,有稳定工作,也是三甲医院的医生,房子远了点,小了点,贷款也多了点。我妈好像也不挑剔,直接给我打电话约面试时间。

我跟丛宁发展得很快,都是奔着结婚,磨合起来也没那么难,没有不良嗜好,生活步调基本一致,就开始谈婚论嫁。春节期间,丛宁带我们一家去了他老家,旅游兼让双方父母见面。那一夜,我妈的心情应该跟我第一次去柏磊家是一样的。

回来后我妈有些犹豫,对丛宁的态度也大不如从前。

记者手记:别再让你妈的敌意毁了你的幸福生活。☹